

锁定非法捕捞高发水域 我市开展首轮巡查执法



▲执法人员驾船巡查执法 记者 贺天鸿 摄

本报讯(记者 贺天鸿 通讯员 尹照刘敏中)昨日,我市开展了非法捕捞高发水域首轮巡查执法。长江流域常年禁渔,是党中央、国务院做出的一项重要决策部署,市委、市政府高度重视,成立了联合打击非法捕捞专项行动领导小组,实行联合执法办公,建立了联合执法制度,并细化了工作措施,将工作责任分解到相关部门。此次巡查执法,由农业农村、公安等部门共同参与,采取岸巡、船巡、无人机巡、视频巡查等方式进行。“重点要取缔职业化、团伙化、专业化、链条化的捕捞队伍。”市渔政站相关负责人介绍,受利益驱使,一部分人组成了分工明

确的非法捕捞队伍,与执法人员玩起“猫和老鼠”的游戏。在为期半个月的巡查执法行动中,我市还将联合湘潭等地渔政部门开展异地执法,严厉查处非法捕捞行为。据了解,今年以来,我市开展了打击电毒炸鱼、水生生物保护专项整治、“零点”出击等“亮剑”行动,查处涉案违法捕捞船只57艘,没收背包电75套、销毁非法捕捞网具1.6万多米、桩网70多套,办结行政处罚一般程序案件10余件,侦办刑事案件17起,抓获嫌疑人23人。市民若发现违反禁渔规定的行为,可以拨打市长热线12345、报警电话110或市农业农村局电话0731—28682363进行举报。

发现渔船在湘江撒网捕捞 市民赶紧拨打晚报热线

9日傍晚,市民刘先生拨打晚报新闻热线28829110反映:我在湘江看到有几条船正在江面上撒网捕捞,不是说湘江已经全面禁捕了吗,这些渔船怎么回事?希望你们通知有关部门赶紧来查一查。



▶河湾里两艘渔船正在作业,附近有不少钓鱼的市民 见习记者 廖智勇 摄

见习记者 廖智勇 核实

接到投诉后,记者当即前往现场调查,在芦淞区山水国际小区往南500米的一个河湾处,记者看到,有三四条小船,正冒雨在江面上撒网捕捞作业。加上河湾里停泊的小船,河湾附近总共有11条小船,大多数小船上了渔具。刘先生告诉记者,最近,他发现来河湾里打鱼的小船渐渐多了起来,联想到最近各家媒体都在宣传禁渔,决定将已看到的情况,向晚报热线进行举报。“每天下午来这里游泳的有不少人,最担心的还是怕他们电鱼,万一电了人就是安全事故。”刘先生说。记者走到河岸边,试图向船上的捕鱼者了解情况,可面对记者的询问,捕鱼者全都保持缄默,并将小船划向江心。在距离河湾不远的盛世路上,记者看到了不少宣传禁捕的标语和横幅。

10日上午,记者将了解到的情况向渔政部门反映,市渔政管理站站长刘敏中向记者介绍,9月1日之后,湘江全河段禁止一切生产性捕捞,而在此之前,拥有《内陆渔业船舶证书》的正规渔民,原则上允许合法捕捞。至于无证捕捞,甚至非法电鱼的捕捞者,渔政部门发现一起查处一起,目前,渔政部门已经联合其他相关部门,先后两次对非法捕捞的船只和渔具,进行集中销毁。10日下午6时许,市渔政站安排渔政执法人员前往河湾调查,经查实,现场捕捞的三艘渔船中,两艘为合法捕捞,一艘为非法捕捞。由于执法人员赶到时,非法捕捞渔船暂未下网作业,渔政执法人员对其批评教育后,责令其立刻离开。刘敏中还表示,市民如果发现疑似非法捕捞行为,可拨打渔政部门的投诉举报电话28682363。



两元钱的借和还,带来满满正能量

□ 盛荣

8日晚,神农城沃尔玛治安岗亭,一名女士匆匆赶来,用小夹子夹住两张1元人民币及一封信,叮嘱民警一定要转交给朱警官。原来,这名女士是按照其女儿的“吩咐”过来还钱并表示感谢的。8月4日晚,该女士读初中的女儿准备乘公交回家时,发现钱和手机都没带,孩子走进岗亭,找到当时正在执勤的朱警官借车费。朱警官尽管当时身上没有现金,但他跑到便利店用微信支付换了两元借给了孩子。(详见本报8月10日A08版)

看了这则新闻,心里暖暖的。两元钱的借和还,事情虽小,但给我们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;从中,我们可以看出善良、尽忠、感恩以及诚信等美好的东西。朱警官是善良、尽忠的。说他善良,是因为面对陌生小女孩的求助,他没有犹疑,而是非常爽快地将钱借了。而尽忠,小女孩妈妈的这句话最能说明——“孩子知道遇到困难时求助民警最有效。”这一句真心的话,是对“人民警察为人民”最好的诠释,也是莫大的褒奖。小女孩及其母亲是守诚信,知道感恩的。小女孩借了别人的钱,“反复叮嘱”母亲,要替她还了。我想在小女孩的心中,她肯定明白,钱虽少,但必须有借有还。而小女孩的母亲,严格执行女儿的“吩咐”,下班后就抽时间来岗亭还钱并表达感谢。这种“身教”,比任何“言教”都有用。这位母亲不但教了自己的女儿,看了这则新闻的人,也会不自觉地被“感染”。“这就是我的中国梦,它很小也很普通。”这是歌曲《这就是我的中国梦》中的一句歌词。是的,伟大中国梦离不开一个又一个“很小很普通”的中国梦的积淀。同样道理,善良、尽忠、感恩、诚信等文明基因,要在株洲这座城市里传承,也离不开朱警官、小女孩及其母亲等平凡人,这样的人多了,我们的城市、我们的社会也就不平凡了。



严惩“虐婴”恶行,月嫂行业待规范

□ 蒋萌

近日,河北沙河一市民反映,自己从家政公司雇佣一名月嫂照看出生6天的孩子,查看监控后却发现其拍打、扔孩子。家政公司回应,暂停其工作,等警方处理。出生仅6天的宝宝有多娇弱,无需赘言。监控视频显示,涉事月嫂重重拍打哭闹的婴儿,随意地将孩子扔在床上,表现出的漫不经心和极不耐烦,令旁观者惊悚又后怕,婴儿父母想必更是心碎、怒火中烧。家长之所以请月嫂,就是希望孩子获得更专业、更妥善的照料。本例中的月嫂却“辣手摧婴”,别说科学育儿了,起码的“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都没有,反倒有种“虐婴”倾向。这样的人怎么能当月嫂?家政公司不该承担责任吗?涉事月嫂的丑恶行径,要由警方依法定性。是否对婴儿造成伤害,需要医学鉴定,这是惩处乃至赔偿的重要依据。无论家政公司是否有资质,招揽并派出这样的月嫂,都难辞其咎,有待相关部门处理。简言之,要为孩子和家长主持公道,依法惩处,以儆效尤。同时,人们更呼唤月嫂行业进一步规范。事实上,育婴师已是国家正式认定的职业。通过正规培训,符合从业年限等要求,经过资格考试,就能获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认证。正规教育和考试,长期从事和考评,将有效提升整体行业水平和职业操守。对从业人员而言,标准化、正规化,有利于个人职业提升,职业认同感增加,也会获得更多社会尊重。对管理部门来说,努力补短板、促规范,社会对“看护服务业”的需求才会得到更好满足。

(评论版欢迎投稿,已发稿的作者请联系本报编辑部领取稿费。)

株洲商业大户 “贺养生堂”的故事

□ 朱力

疫情基本稳定后,前往株洲尚格名城拜访我的姨夫,姨夫是位退休的法官。以前只知道我这位姨夫原来是株洲白石港的老居民,我常戏称其为“港民”。后来接触到株洲文史,才知道这位姨夫的老贺家曾是株洲白石港的商业大户。

解放前,株洲的商业的主要集中在徐家桥周围。而株洲白石港有家鼎鼎有名的家族商业大户——贺养生堂,也令徐家桥众多商户刮目相看。

民国十年(1921年),祖籍河南原本是驾船人的贺长龄,因驾船生意不好,在株洲白石港上岸定居。贺长龄开创“贺养生堂”品牌,到抗日战争时期,已成为白石港鼎鼎有名的商业大户。拥有综合商店一家、作坊两个、碾房一座、房屋上千平方米,还有碾米、酿酒、磨面、压面、制作糕点等机械设备,经营项目包括中药材、南杂铺、湘白酒、糕点、熟食、机面、挂面、粮食、桔饼、面粉加工、香烛钱纸等,同时还开设有诊所。贺养生堂将工业与商业融为一体,把生产产品与商品买卖有机结合,且管理有方,运转灵活,信誉第一,童叟无欺。它在旧社会险恶的商战中,始终处于不败之地,并很快发展成为株洲地区一流的工商并举,批零兼备的综合企业。

贺长龄妻龙氏,能干而勤俭,生有十个儿子,早年夭折四个,留下六个。六个儿子长大成人后,个个精明能干,都是创业高手。老大贺自清,从小学中医,中年在白石港开中药铺;老三贺正名,精明而通达经营之道,后由他继任贺养生堂大老板;老四贺瑞民,酿酒技术出众,主持酒作坊,生产湘白酒,兼生产香烛钱纸;老六贺敬民,颇有文化,精于算计,负责管理账房,也是贺养生堂的顾问;老七贺月仙,制作糕点的技术精湛,负责管理糕点作坊,兼管几处粮食加工生产;只有老九贺文明很少参与贺养生堂经营,原学习西医,后被土匪绑架,赎回后当兵去了。

贺母龙氏,为人正派,持家勤俭,家规严谨,是贺养生堂半个世纪的主持人。由于贺长龄并未“长龄”,四十多岁就去世,未成年的众多孩子由她抚养,贺家大产业——贺养生堂也全部由她管理,几十年经营贺养生堂,口碑很好,这位老板娘也深受工商各界的尊敬。

贺养生堂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发展的全盛时期。在抗日战争时期,株洲南有兵工厂,北有机车厂,中有浙赣铁路和粤汉铁路,这些都是日本鬼子飞机轰炸的主要目标,属于株洲商业老街的解放街、建宁街和堤升街多次遭受炸弹袭击,使得徐家桥周边商业受到沉重打击。而白石港地形隐蔽,又有石峰山作掩护,免遭敌机轰炸,商业不但没受破坏,反而因株洲老街商业受损,而使白石港的商业得到繁荣发展,一度取代了株洲商业的地位。扎根于白石港的贺养生堂也得以发展。

白石港的贺家到解放前夕,已发展到50余口之家,老少四代,大家庭很团结,很少发生家庭纠纷。大家庭一起吃饭,就连雇工也同桌吃饭。贺家还有三条严格的家规:一、男丁不准赌博(包括所有聘请人员),不准加入圈子会和国民党;二、女子不准看花鼓戏,热天不准穿短裤;三、不准赚昧心钱,童叟无欺。

解放后,在人民政府“保护民族工商业,发展民族工商业”的政策引导下,贺养生堂很快恢复了勃勃生机。碾米、磨面粉、机制面、蒸酒、熬糖、做糕点,买卖南北杂货、粮食、桔饼,应有尽有,从而带动了白石港各行各业的迅速发展。因为贺家不但在城里拥有多家店铺作坊,在乡下还有田地,土改时,贺家的成分被划为工商业兼地主。这个比较“高”的家庭成分后来对贺家的后代产生了不小的影响。

1956年国家对农业、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进行改造,在公私合营运动中,老四贺瑞民主持的贺养生堂酒作坊被合营至株洲酒厂,实际上株洲酒厂是以贺养生堂酒作坊为基础,好长一段时间,株洲酒厂还在使用位于白石港的原贺养生堂的酒作坊。老七贺月仙主持的贺养生堂糕点作坊,也被合营到株洲糕点厂。贺养生堂的南杂店也与其他店铺进行了合并,集中经营。在贺养生堂中药房的基础上,成立了白石港第一个联合诊所,以后扩建为白石港卫生所。

株洲私营经济曾经很发达的白石港,至此全部取消了私有化。曾经久负盛名的贺养生堂也完成了其历史使命。如今的株洲人已经几乎没有几个知道贺养生堂的,它的故事仅保留在了株洲史料之中。

有点巧的是,贺家老大贺自清的儿子,后来曾在株洲市副食品公司工作过。

欢迎读者来稿,要求原创,诗歌、散文、书画、摄影等体裁不限。
投稿邮箱:672485429@qq.com



▲白石港老街 记者 吴琦 摄

白石港因石灰而兴起

□ 朱力

白石港,作为河流名是指又叫龙母河的那条湘江支流;白石港,作为地名是指白石港入湘江口旁的那条河街。白石港曾经是株洲的一条商业老街,白石港的兴起源于这处城市的优质石灰。白石港码头是株洲主要码头之一,又称石灰码头。这里所生产的石灰,经大小船只运往长沙、洞庭湖湖区。

株洲石峰山下盛产石灰石。据史料记载,清同治年间以前,就有人在石峰山下凿石灰烧灰。光绪年间又得到进一步发展,清末民初的白石港,已有八大石灰窑场展开竞争。到了民国初年,八大窑场兼并为三大窑场,即沈桂丰开的祥和窑;瞿义安开的仁和窑;张乡顽开的合和窑。其中以沈家的祥和窑场,字号最老、经营时间最长、财力最雄厚、影响力最大。祥和石灰窑的创始人是沈古老(真名不详),沈古老从清光绪18年(1892年)以前就在白石港河边烧石灰。最初,沈古老是个卖苦力的“打工崽”,他的发迹是靠捡老板丢弃的石头攒起来,然后将其烧成石灰出卖而发财的。由于沈古老头脑灵活,经营有方,其资产不断扩大,后来竟成为白石港的首富。沈古老死后,由他的二儿子沈桂丰继承父业。

沈桂丰比他老父亲的雄心更大,为了装潢门面他舍得花十几两银子请名家重新书写“祥和”金字招牌。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,追求更大的资本,他不仅在石峰山下新开了一座同和窑,还联合其他老板分别在董家墩、清水塘、宋家桥等地开办了四家石灰窑(厂)。只到上个世纪90年代,这几处石灰窑仍在开采生产石灰,只是老板换了好几家。

仁及合和两家石灰窑场,虽不及祥和窑强大、兴盛,但他们三家共同为白石港石灰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。白石港全盛时期

的石灰产量约在4000吨以上,窑业工人有100多人。

白石港的石灰质量好,除了供应本地外,主要销往长沙和湖南、湖北的湖区。销往城市的石灰多用于建筑材料,销往湖区的石灰主要用于改善湖田的土壤和除草。

白石港沈家因经营石灰而发达,家资富足,财力雄厚,于是沈家开始注重培养后代读书。其中有上个世纪20年代初留学法国的,有毕业于国内名牌大学的,有好几位大学毕业后来从政。

到民国二十年(1931年)以后,因沈家后代弃商习文从政的多,石灰窑业后继乏人,难以继续扩大开发。虽然后来沈氏家族八家合资又新开办了咸和窑场,也只兴旺一个时期,远不及清末民初兴盛。

与沈桂丰同时期办石灰窑场的仁和、合和窑场,不如沈家发达和持久。由于经营管理不善和自然灾害等原因,瞿义安开的仁和窑只经营了七八年就倒闭了。没过多久,张乡顽开的合和窑也关门歇业。

抗日战争爆发,湖北湖区沦陷,水路交通断绝,长沙的建筑业也凋零衰落,因此,白石港的石灰窑业也一落千丈。到解放前夕,白石港仅剩沈传名(沈家第三代)一家烧了个小石灰窑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因城市建设需要大量建筑用的石灰,白石港的许多大小石灰窑场又迅速开办起来,生意兴隆。1954年,以言科生为首的9家私营粮行集资5000多元,在白石港开办了民生石灰厂,新建两座大型石灰窑,年产量达到2万吨以上。公私合营后,白石港的许多私营石灰窑都合并成后来的株洲市建筑材料厂,生产煤灰砖、水泥和石灰,其中石灰年产量达到5万吨。

仁及合和两家石灰窑场,虽不及祥和窑强大、兴盛,但他们三家共同为白石港石灰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。白石港全盛时期